**老同学彭先步二三事**

 翁德宝

 **数十年岁月，几重缘份**

 彭先步和我是大学同学，在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1977级本科班同窗四年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更多的交集，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我们都在南京七中读书，他在四年级，我在五（甲）班，比我低两个年级，彭先步的姐姐则和我是同班同学，所以，我们又是中学校友。1968年我们上山下乡了。我在宝应县最南面的子婴河公社插队，而彭先步则在宝应县偏北的黄埔公社落户。南北相距十公里，苏北大运河一线连，相通相连的是当年“老三届”共同的命运。更为巧合的是，彭先步的太太孟于白曾经和我同在一家单位工作。1976年底，我从宝应县返回南京，分配在新街口南京纺织品公司工作，同批分配报到的有七人，其中就有来自宝应县黄埔公社的孟于白。在集中学习，承担一些辅助工作之后，我们又被分配到纺织品公司下属业务部门。

 回忆数十年前的往昔旧事，人与人之间如点如线的相关性，显示了人生曲折的偶然性和必然性，唯有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。

**珍惜宝贵的读书机会，显示才华**

 当年南师生物系1977级本科班共有61人，分为1班、2班这是因为生物专业课程大都含有实验课，实验室不能同时容纳太多的学生开展教学。我在1班，彭先步在2班，61名同学每个人经历身份差异显著，约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年龄在18-20岁，是近几年高中毕业生；四分之三的同学为“老三届”，这其中有一半以上属“老三届”高中生，其他为“老三届”初中生，我和彭先步均为“老三届”高中生。“老三届”大多数人均有上山下乡、接受再教育的艰苦生活经历，渴望读书，渴望深造，是共同的愿望和心声。拨乱反正，全国恢复高考幸运地跨入大学校园，所以非常珍惜宝贵的读书机会。

 那时候，同学们对学习时间抓得很近，都非常自觉，很少发生上课迟到、旷课的事情，生物专业课程内容量相当大，有许多知识要点必须记忆掌握。因此，课后自习是始终不能放松的。晚饭后，我们通常前往图书馆看书，如占不到座位，则多跑一段路到教室去，我和彭先步经常在图书馆或教室见面，然后各自看书温科，有时也会就教材中某些内容和问题小声讨论一番。彭先步在农村曾担任高中物理教师，理科知识基础好，个人学习理解能力较强，我和他相处，互相探讨学习中的问题，能明显感到他个人具有的特点和优势。

 彭先步还有一项优点，动手能力强。经典植物学实验徒手切片，显微镜下观察植物细胞形态结构，并完成绘图。他做切片很成功，往往一次两次就能获得合格的切片，有些同学刀法不熟练，反反复复切，未必能顺利完成。由于实验课时间紧迫，无奈之下就找彭先步多切几步，以解燃眉之急，他也乐于助人。

 四年时间很快过去了，毕业分配，彭先步由于学习成绩优秀，被留校在生物系担任老师，他的实验动手能力在任教以后科研工作中充分发挥出来，在生物系遗传教研室工作期间，他勤奋努力科研上不断取得业绩。

**四十年前随园事，愿反宁海赏叶黄**

 一年前，2016年春天，彭先步突然通过微信告知同学们，他患了脑癌，已顺利做了手术切除，术后病情稳定，表示有信心能战胜病魔，会积极配合治疗，相信能够康复，并发来数张照片。那是他坐在家中钢琴旁拍摄的，面部表情显示出一种乐观的情绪。同学们纷纷向他表示慰问和鼓励，祝愿早日康复，能够在10月的聚会时和老同学叙旧畅谈，然而，今年6月彭先步病情恶化危重的消息传来，令老同学们十分震惊和担心，祈祷奇迹能够出现，转危为安。

 在一种复杂的心情之下，回忆四十年前南师生物系同窗共读的往事，提笔记下上面的文字，最后口占一绝，以示心愿成真。

 无题 心情

 同窗深迷沉痛中，

 苦忆笔端生悲凉。

 四十年前随园事，

 愿反宁海赏叶黄。

 （作者系彭先步中学校友大学同学）